

葡萄牙音樂之旅後記

人生與機緣，就是這樣奇妙，永恆就在那一瞬之間決定。一名處於地球西端的無名小卒，前路茫然之際，離鄉背井，不遠千里來到陌生的地球東端，他的音樂才華因而被啟動並獲得成就發展。他不僅自立自達，而且立人達人，一生化音樂為春雨，基建澳門樂壇，又留下不少佳作，埋下今次“葡萄牙音樂之旅”的契機。他就是行實一如其名的區師達神父。

序曲

二零一三年是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建院五十周年，為了慶祝，自去年至今年八月，學院舉行一連串大大小小的音樂活動，這些活動大都以與學院的創辦人區師達神父（1917-1993）有關的事、物為核心，藉此向這位一生致力建設和推動澳門音樂事業的人物致敬。

在這些活動中，與區神父直接相關和最具意義的，莫過於去年年底舉辦的“樂•跡•區師達神父生平及手稿展覽”以及今年舉行的“福樂普天頌”和“葡國交流演出之旅”兩項活動。



區師達神父

“福樂普天頌”和“葡國交流演出之旅”所演出的曲目基本上全屬區神父的音樂作品，其中包括鋼琴獨奏、獨唱和合唱；近年，嚶鳴合唱團致力推廣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多次演出區神父的合唱創作，亦曾於二零零五年邀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合辦“區師達神父作品音樂會”。因這些背景，音樂學院邀請嚶鳴在這兩項活動中負責演唱區神父的獨唱和合唱作品，而鋼琴獨奏作品就由學院的師生演奏。

“福樂普天頌”的節目單中，鋼琴作品有《小妹妹舞曲》、《離恨》、《第一號小奏鳴曲》、《澳門景色》、《額我略聖樂曲三首》；獨唱曲有《綠眼睛的女孩》和《我高潔的靈魂》；合唱作品有《乾坤與妙法》、《可堪讚美主耶穌》、《你們這些捨近圖遠的人啊》、《天神之糧》、《湖邊少女》、《紅豆詞》、《人民長老》和《基督今日誕生了》，以及屬世界首演的由管弦樂隊伴奏的大型合唱聖樂《謝主曲》；由於後二曲需要樂隊伴奏，因此學院邀請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參演，並情商指

揮家查偉革執捧，而《謝主曲》因含有不少額我略讚的成份，因此新近組成的聖多瑪斯合唱團亦應邀參加《謝主曲》的演出。

“福樂普天頌”於今年一月二十日在玫瑰堂演出，當晚盛況空前，全場爆滿，聽眾反應非常熱烈，《謝主曲》一曲既終，聽眾鼓掌愈5分鐘，先後紛紛起立向這位於一九九三年逝於澳門的作者區師達神父致敬。由於“福樂普天頌”已有專文報道，本文不再重敘。

“葡國交流演出之旅”計劃在葡國演出三場。先後在里斯本(Lisboa)聖卡德蓮娜聖堂(Igreja de Santa Catarina)，亞速爾(Açores)群島的碧谷島(Pico)聖瑪大肋納聖堂(Igreja Matriz de Santa Maria Madalena)和特西亞島(Terceira)的安卡亞市主教座堂(Sé Catedral de Angra do Heroísmo)舉行。節目單的內容，以“福樂普天頌”的為基礎而作適當的增減。因此行的策動人林敏柔小姐，區神父的生前好友及學院名譽音樂顧問，考慮到葡國的音樂會通常都在晚上九時半舉行、所有曲目須經演出所在聖堂當局審批，以及在“福樂普天頌”參加表演的部分學生未能赴葡演出，此外亦有意在節目單中加強聖若瑟修院的元素，即加入區神父在修院學習時的授業老師、同學的創作和他所喜愛的作品。經林小姐和我商定，初步節目單內容如下：鋼琴獨奏作品有《額我略聖樂曲三首》、《澳門景色》、《第一號小奏鳴曲》、《第二號奏鳴曲》和《離恨》；獨唱曲有《我懷念您爸爸》和《綠眼睛的女孩》；合唱曲有《乾坤與妙法》、《人民長老》、《可堪讚美主耶穌》、《你們這些捨近圖遠的人啊》、《天神之糧》、《主已復活了》和《謝主曲》（兩團大合唱），另外在兩個團體的大合唱的環節加入區神父的老師顏儼若的《贖世犧牲》、司馬榮神父的《頭上的金冠》和《世俗繁華非我求》；同學莫慶恩的《晨曦》，以及區神父生前鍾愛的葡國音樂家所作的《在橄欖山上》和《基督服從至死》。當然，在音樂會中，區神父的傑作《謝主曲》必然是壓軸曲目。經七月二十日在聖羅撒中學千禧堂預演，林敏柔小姐認為音樂會時間過長，於是刪除《在橄欖山上》和《基督服從至死》兩首合唱作品。

在這兩項活動中，嚶鳴合唱團僅作為協辦者的角色，兩份節目單的結構雖有異同，但無論哪一份，合唱曲的份量實在不輕，作為合唱指揮，注意力全放在合唱部份是理所當然的；關於鋼琴作品方面，亦理所當然由學院負責。雙方目標一致、無間合作、充份專注、心胸開放和互相溝通是成功演出的前提。

至於與葡國有關方面的聯繫和策劃行程方面，由林敏柔小姐和受其委託的一名前澳門文化學會的葡籍人員Maria da Graça 小姐負責，總務幾乎由學院的梁德貞老師一人擔起。嚶鳴在籌備工作方面，給予協助和提供意見，其於二零一零年的“奧地利音樂之旅”的經驗對這“大行動”大有裨益，清理了一些複雜程序的進展障礙。經各方的協作和多方奔走，以及多次會議，最後決定行程期間為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至十六日。至啟程前，除申請資助方面，各項程序和準備的工作基本敲定和次第完成。

第一樂章

八月六日，兩個團體與隨行的工作人員及家屬一行60餘人（下稱交流團）在作為團長的學院院長劉炎新神父帶領下，往香港赤臘角機場與香港導演何威先生（與所有隨行工作人員和家屬一樣自費隨行）會合，一起乘搭德航飛往慕尼黑市再轉飛

葡國首都里斯本。七日下午抵達目的地，下榻Hotel Sana Rex，安頓後，即乘車遊覽里斯本的名勝，愉快的氣氛將20多個小時的舟車勞頓所帶來的倦意消除了不少，當晚大家都讓興奮及期待的心情帶入甜蜜的夢鄉。

八月八日，交流團一早乘車往花地瑪鎮朝聖，中午在花地瑪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用飯。飯後，團員都往食堂樓下聖物專賣店選購心頭好。這裏的聖母像、念珠款式份外多，其中以花地瑪聖母像最多也最吸引。花地瑪是聖母瑪利亞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起連續六個月的同一天顯現給露濟亞、方濟各和雅仙達三名牧童的地方。因此，花地瑪成了世界聞名的朝聖之地，每日各地的天主教教友和遊客都絡繹不絕。

那天下午，我們徵得聖堂負責人的同意，在聖母顯現時她定點興建的小教堂唱了一首Salve Regina；隨著解散自由活動。我曾於一九八四年訪過花地瑪，今次重遊，除玫瑰之后大殿的外型外，其他的已印象模糊。畢竟已過三十年，這裏已有很大改變，這次重遊，但覺一切都新鮮。然而，肯定有兩樣物事是“新”的，就是在廣場上樹立的教宗保祿二世石像和柏林圍場的一大塊遺石。對此，心裏嘀咕了一會，再往深處想想，對了，二者與花地瑪聖母的顯現果然有著很深而微妙的關係。



花地瑪玫瑰之后大殿

下午4:30，交流團參與座落花地瑪的玫瑰之后大殿舉行的彌撒，其間按約定唱了四首澳門的本土聖歌---本人的《聖母頌》、司馬榮神父的《耶穌寶血頌》，以及區師達神父的《可堪讚美主耶穌》和《坤乾與妙法》，其中《可堪讚美主耶穌》顯然最能引起共鳴，因這是葡國的傳統聖歌，對於區神父所編，聽起來既熟悉，又新鮮，容易引起共鳴。澳門交流團能在聖地大教堂舉行的彌撒中獻唱，確是難能可貴的事。能有此榮幸，事緣六月十二日，當時我在美國收到林敏柔小姐一則電郵，其中提及劉炎新神父建議在花地瑪某一聖堂舉行的彌撒中獻唱，Maria da Graça 就此向有關方面諮詢，並獲得正面回覆，其中表示歡迎澳門交流團在花地瑪玫瑰之后大殿於八月八日下午4:30所舉行的彌撒中獻唱，並指定在四個環節中共獻唱四首聖歌；回覆又建議於彌撒後在這大殿內舉行約半小時的音樂會，並說明所唱曲目須於一個月前提交審批。對於在彌撒中獻唱，我們非常樂意地答應了，但對半小時的演唱便有所保留，因考慮到團員的精神狀態，也要保留實力應付接踵而來的三場演出，所以婉辭了。在彌撒獻唱中，可能部份團員仍有時差效應，獻唱時精神不大集中，以致對整體表現略有影響。

第二樂章

第一場音樂會安排在八月九日舉行，地點是位於里斯本鬧市的Igreja Santa Catarina。那天早上8:45，林敏柔小姐、Maria da Graça 與我一早往現場視察。這聖堂建於一六四七年，裝飾華麗，屬洛可可風格。甫進入，左方供奉的苦難善耶穌像便吸引我的注意，因為澳門也有一尊聞名於世的同名苦像，每年都舉行盛大巡遊。當時，工人正裝置三腳琴及合唱團用的梯級。聖堂殘響恰當，坐在後面也聽得清楚舒服。由於調琴消耗了不少時間，以致綵排時間要延後和相對緊迫，嚶鳴合唱團唯有在堂內另覓練習空間，亦因此，對演出現場的聲音效果未能充分適應。這天天氣很熱，氣溫高達35度，幸好聖堂內仍感覺清涼。

音樂會於下午6:30舉行。這裏的居民習慣暑假外遊，就算區神父曾就讀的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也因假期而關閉，因此聽眾數目顯得較疏落。雖然如此，我們仍落力演出，聽眾都聽得很專心，多次熱烈的掌聲不斷鼓勵著演出者。無論如何，這是行程中的第一場演出，八小時的時差，對環境的適應程度和熱身不足等都是影響演出的因素，這場的表現只可說是中規中矩，並無令我驚喜的表現。出席的嘉賓包括前澳督韋奇立伉儷、前文化學會主席布嘉麗女士、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羅立文先生及澳門之家主席等，他們都說澳門民間的音樂團體前來表演的很罕見，他們對演出表示讚賞，尤其難得的是能聽到他們的老朋友區神父的作品，韋奇立伉儷對交流團表現得很親善和熱情，除了祝賀演出成功外，還說碧谷島很美麗怡人，又預祝我們演出成功，更叮囑我們一定要好好享受碧谷島的美景。



在里斯本Santa Catarina Church演出後與嘉賓合照

嚶鳴合唱團的鄭少珍在一篇“葡萄牙演出感言”中對韋奇立有這樣的描述：

於八月九日葡萄牙演出首站里斯本的音樂會上，雖然觀眾人數出乎意料的少，可是，應邀出席的都是現在和過去與澳門關係密切的大人物，計有前文化學會主席布嘉麗女士、現任澳門駐里斯本經貿辦羅立文主任、澳門之家主席等，然而，要數顯赫的人物則非前澳督韋奇立將軍莫屬。

站在表演台上，我很快便從觀眾席上認出這位澳門回歸前最後一任總督，看來，體形是清減了，但樣貌與十三年前相比，並無兩樣，真的很難想像他如今經已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家。當晚，他和夫人歐文雅精神矍鑠，始終全神貫注地欣賞。

表演完畢，大合照後，我把握機會希望將本團灌錄的“二十世紀初至今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選”CD 送給主要嘉賓，亦因此有機會與他交談。於我而言，面對這位曾是澳葡政府時期最高領導人物，未開口之前真有點膽怯，說到底他也是將軍，以前在公眾場合他的出現也有軍人的威嚴。然而，膽粗粗的我與他寒暄打開話題後，卻發覺他有著溫文的一面。



鄭少珍與韋奇立交談

。。。。。。就這樣站著談了好一會，差點忘了最重要的任務，這時候，我雙手送上本土合唱作品 CD，並告訴他當中包括區師達神父的作品；他聽到後馬上用雙手抱著 CD 放在胸前，驚訝地問：“十分感謝！真的是送給我嗎？”我說：“一盤有關澳門本土合唱作品的 CD 送給一位與澳門關係密切的人是我們的榮幸呢！”他再次道謝後還跟我們說了他是認識區神父的，我便向他介紹了本團指揮就是他的學生，而我們曾在幾年前在澳門舉辦了他的專場演唱會，莫慶恩神父也經常出席我們的音樂會；說到這裏，他眼中泛起淚光，說道：“很遺憾莫神父不能與您們一起見證這次旅程，他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對澳門貢獻良多，我離澳後仍經常與他聯絡，最近一次是他留院期間我與他通話，他說話已很費力，但聽得出他是欣喜的。”

然後，他叮囑我們好好享受阿速爾群島之旅，又說區神父的出生地 Pico 是一處美麗的地方，我們一定會喜歡。他說的一點也沒錯，隨後的行程，證實了所言非虛。

演後晚飯時，Maria da Graça 興奮地拿著一份葡文的合唱譜前來，對我說一位合唱指揮很喜歡我們的演出，他把手頭上的這份樂譜交給她轉送給我。

第三樂章

八月十日，交流團展開往區神父家鄉的旅程。因機位不足，十人須早上5:30出發，其餘五十餘人中午乘搭葡航飛往Faial島的Horta市，再乘渡輪往區神父的出生地碧谷島，入住精緻舒適的Hotel Caravelas。這間酒店，外貌簡樸，甫進入大堂，但覺雅致清爽，整潔不華，我入住的房間，空間闊落，陽臺近看酒店泳池，遠眺島上美景，人工與自然渾然一體。晚上8:00，碧谷島的太陽似乎在等著迎接我們，於是我們就在酒店的露天大平台迎著熱情洋溢的陽光進晚飯，大家一面品嚐當地的美食，一面欣賞變幻的晚霞，一方秀食，一方秀色，兩者皆可餐，真個“食色勝也”。

八月十一日早上11:30，交流團乘車環島遊覽碧谷島，並到訪區神父出生地卡蘭德里亞(Calendária)，尋找區神父的足跡。當抵達卡蘭德里亞時，導遊說這裏便是區神父的家鄉，但已經“滄海桑田”，他幼時住所的確切地點已難辨，親人亦已搬到Faial島的Horta市定居。於是，我只能在那裏踟躕，深深呼吸著這裏的“靈氣”，試圖從中感到一點甚麼。



雲霧繚繞的碧谷島

為了預備當晚9:30在區神父出生地碧谷島舉行的音樂會，交流團於下午折返Santa Madalena 聖堂進行綵排時已是下午4:30。聖堂內設的電風琴很合用，但由於物資缺乏，細小的碧谷島只能為音樂會安排一台直立鋼琴供演奏用，小祭台前與聽眾座位之間的可用空間較狹小，也幸好是直立鋼琴，否則，三腳琴便難以適當擺放。聖堂大祭台前的穹頂空間亦不大，60人分四行仍顯得擠迫，但這聖堂的殘響效果很好，聲音飽滿結實，回音又不太多，無論鋼琴和風琴，以及獨唱和合唱，聲音的輕重、漸變、速度都在這空間獲得如實的反映。

鋼琴獨奏作品綵排完畢時已逾5:00，合唱聲音一出，令我大吃一驚，聲音顯然疲態畢露，這是幾個小時遊覽，加上其間人員恣意談笑，這時又屆黃昏時段，聲音焉能不疲。至此，只能選唱一兩個樂段，便草草收場。退場前，我忠告各人要讓聲帶好好休息，希望能恢復狀態。

晚上9:30，此行的主要目的一將區神父的作品帶返他的家鄉碧谷島的音樂會，

在林敏柔小姐充滿信心和沁人心田的鋼琴聖樂流動下徐徐展開序幕，一曲又一曲的獨奏作品支配著滿場聽眾的情緒；到嚶鳴合唱團表演了，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自覺地以鼓勵的目光掃視蓄勢待發的合唱團隊，靜默片刻後，我雙手俐落一揮，《乾坤與妙法》整齊、結實和充滿生命力的雄渾歌聲，霎時灌滿了聖堂的每個角落，此時，我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了，合唱團的聲音已恢復常態，團員都唱得專注和投入。音樂會已進入狀態，無論是鋼琴、獨唱和大合唱的作品都打動著聽眾以認真和投入的演繹。融合東西方文化元素的音樂加上同質血液的精神效應，台上台下的膚色已不分，人類的語言亦已多餘。此時，只有音樂，區神父的音樂。最後，高潮來了，大合唱波瀾壯闊的天籟嘎然而止於《謝主曲》最後一個休止符，和諧高亢的歌聲仍在空氣中迴盪時，熱烈的掌聲已爆響，聽眾紛紛起立致意。我們此行最重要的任務達成了！



在碧谷島的聖瑪大肋納堂林敏柔演奏的神態和大合唱

碧谷島瑪大肋納市政廳對這場音樂會十分重視，當地市民亦對區神父的成就感到非常光榮，踴躍出席支持。音樂會嘉賓包括區神父居於Faial島（法爾雅島）的多名親人、當地市政廳主席若瑟蘇雅雷斯、瑪大肋納聖堂馬丁約神父及卡蘭德里亞聖堂主任司鐸。遺憾的是，從Faial島專程前來的聽眾因要趕趁當晚返回Faial的最後一班渡海輪，來不及聽區神父的傑作《謝主曲》，便無奈離去。

當晚，各人都很興奮，在回酒店途中，我們遇上了一名自稱為Alma de Coimbra歌團的成員，他說為這晚的音樂會感到滿足和高興，想不到澳門竟有那麼高水準的作品；他又說曾兩度隨團來澳門表演，希望將來有機會再來，到時看看是否可以交流合作。於是，雙方交換了通訊資料。

八月十二日上午，交流團中的教友代表在劉炎新神父帶領下，探訪在碧谷島休

養的高秉常主教。年近九十高齡的高主教行動雖不方便但精神還很好，對於我們的探訪流露出喜悅的神色，甫見劉神父即時說“你是劉炎新神父”，並與我們真摯交談和互相問好。其間，高主教憶述了一些在澳門生活的往事，有時還以標準的廣州話回應，現由家人悉心照顧生活起居。



探訪高秉常主教

返回酒店後，Maria da Graça 告訴我要召開緊急會議，事緣八月十四日晚上10:00特西亞島的安卡亞市(Angra do Heroísmo, Terceira)舉行民俗巡遊，龐大的隊伍約10:10陸續抵達我們正舉行音樂會的主教座堂前，並在那裏樂鼓喧天地表演，勢將影響聖堂內舉行的音樂會。經商討決定將第三場音樂會提前一小時，即於晚上8:30舉行，並刪去鋼琴曲《額我略聖樂曲三首》和司馬榮神父的《世俗繁華非我求》，又建議即在當地報紙刊登兩天廣告及要求有關聖堂在禮儀中通告周知。後來得知那份報紙竟免費為我們刊登廣告。

下午，交流團驅車遊覽碧谷島的火山地帶，連日來的緊張和疲累全傾洗以一色的天海煙波。

那天，嚶鳴合唱團預備了三個精美的蛋糕，晚飯杯盤狼藉時，出奇不意地為三名團員慶祝生日，生日歌和喝采聲響徹飯店，全場食客還高興地分享了生日蛋糕和我們的歡樂呢。



三位壽星因這驚喜的安排而笑逐顏開

第四樂章

八月十三日一早，交流團要乘船往Faial島的Horta市，下午再乘機飛往特西亞島(Terceira)的安卡亞市(Angra do Heroísmo)舉行最後一場音樂會。抵達Horta市後，利用交通的間隙時間乘車遊覽。途中值得一提的是至聖救主大教堂。進入聖堂，但覺巍峨肅穆，主祭台右側的小祭台旁有一方形石碑，上面寫著“本堂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聖體瞻禮日受澳門高若瑟主教祝聖”。我即時想起區神父正是於這年由他的叔父高若瑟主教帶到澳門來的。據劉炎新神父說，那個年代，這裏生活困難，窮人家都設法讓子女出外謀生，區師達和當時多名的亞速爾的男孩子，都是這樣被帶來澳門聖若瑟修院受教育，後來有些升了神父的，澳門二十世紀的主教，如高若瑟、戴維理、高秉常等都是亞速爾人。



Horta市的聖救主大教堂及其內小祭台旁的石碑

人生與機緣，就是這樣奇妙，永恆就在那一瞬之間決定。一名處於地球西端的無名小卒，前路茫然之際，離鄉背井，不遠千里來到陌生的地球東端，他的音樂才華因而被啟動並獲得成就發展。他不僅自立自達，而且立人達人，一生化音樂為春雨，基建澳門樂壇，又留下不少佳作，埋下今次“葡萄牙音樂之旅”的契機。他就是行實一如其名的區師達神父。

我們乘搭下午5:15航機，約半小時抵達特西亞島的安卡亞市，下榻Angra Garden Hotel。

亞速爾群島的特西亞島位於大西洋海域，與碧谷島遙遙相望。這裏旅遊業興旺，每年文化節日活動不少。

我們翌日舉行音樂會所在的主教座堂與所入住的酒店之間不過十分鐘的腳程。這聖堂在外型風格上與碧谷島的聖堂很相似，但採用黃中透紅的較清爽的顏色與主色白色相間，聖堂的左側樹立了巨型的教宗保祿二世像，聖堂前的又長又闊的石級結構，令聖堂看起來份外巍峨；然而，內部廣闊的空間結構以較暗的灰色的廊柱為主，裝置很樸素，與碧谷島的聖瑪大肋納聖堂的金碧輝煌形成強烈的對比，但進入這裏的人，會很容易靜下來；堂內設有兩部風琴，老舊的管風琴設在經樓上，聲響

輝煌壯麗，音色與區神父的《謝主曲》和司馬榮神父的《頭上的金冠》很相配；另一部設在祭台右側，屬荷蘭品牌的電風琴，音色清爽透亮，我們用它來伴奏其他的歌曲。聖堂空間寬大，但殘響不算多，聲音效果卻涓細幽雅而敏感，輕聲也能遠傳。

按照原定計劃，十四日早上是半天遊，但經碧谷島“一役”，我建議縮短旅遊時間，好讓隊員多休息以準備下午三時的綵排和晚上8:30的音樂會。大會接受了我的意見。

結果，綵排的時間需要提前，因為獲得通知國際民歌節(International Folk Festival)約定於當日下午4:00在主教座堂為翌日在這聖堂舉行的閉幕彌撒的最後環節與我們一起綵排。至此，我才知道令我們今晚的音樂會提前一個小時和刪除兩個作品的民俗巡遊，正是這國際民歌節的項目之一。交流團意外地參加國際民歌節的原因是這樣的。

七月十六日，林敏柔小姐來訊，交流團於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參與安卡亞主教座堂上午11:00的彌撒，恰巧在當地舉行的國際民歌節所邀請的十二個國家的團隊也參與其中，並舉行閉幕儀式，為這儀式所指定的歌曲是莫扎特的名作《讚美上主》Laudate Dominum。該民歌節的藝術總監Cesário Pereira得悉我們當時正在安卡亞，於是建議我們每聲部至少兩名成員參加這作品的合唱部份，而負責獨唱的是里斯本國家劇院的男高音Mário Silva，伴奏的是臨時組成的小型民樂隊。就此，林小姐急於聽我的意見。

經仔細考慮及讀過有關樂譜後，我認為參加其中可行，但由兩個團體組成的交流團中每聲部至少派兩名成員在技術上有困難，“至少兩名”的意思也含糊不清。於是我要解釋“至少兩名”的具體含義。回覆說，“至少兩名”是指參與民歌節的十二個國家的團隊，而不是指澳門的交流團，交流團可全團參加。終於我們答應了。

由於下午4:00要交場，原已緊張的綵排時間更形不足，合唱與獨唱唯有相就，司琴亦表示需要時間熟習操作兩部風琴和與合唱配合，尤其司琴在經樓只能透過閉路電視與我和合唱團溝通，造成雙方起拍的時間有點不吻合，她希望在晚上8:30前爭取到一些練習時間。

約下午4:00，開始與國際民歌節的小型樂隊綵排莫扎特的Laudate Dominum。指揮是一名年輕的葡國人Duarte Dinis Silva，小樂隊中好一部分的樂器為中樂器，成員多為台灣人，就類似是一個民樂團。對這首歌，我一直擔心交流團的表現，心想綵排可能會很費時。然而，綵排了兩次便完成，指揮對合唱團的表現滿意。綵排時，我在聖堂的入口聽，交流團總算沒有出紕漏，樂團中卻有部份的中樂器聲音稍為猛了點。總體聽來還是可以的。

第三場音樂會於當晚8:30舉行，聽眾早已到場，當中有當地的市民，亦有遊客，出席嘉賓有特西亞島文化司司長杜雅特博士、湯瑪士波爾巴音樂學校校長蘇沙博士、葡國中央政府駐亞速爾代表卡特裡奴、特西亞島教區副主教文第士神父及羅沙神父、霍爾查斯博士等。



在安卡亞主教座堂演出

行程中三場音樂會，表現一場比一場好，可說是由熱身、進入狀態、穩定從容三個等級，這也是一般業餘團體的“正常”表現。最後一場儘管綵排時間不足，但各個環節都表現得從容和得心應手，且有超水準的表現，壓軸的《謝主曲》尤其值得鼓掌，聽眾讚賞不已。音樂會完後，嘉賓和部份聽眾都上前與成員交談和拍照留念。

其實，最後一場音樂會最後一項大合唱進行中，是出現過一些“險情”的。在綵排大合唱時，司琴沈穎瑤小姐在經樓上透過閉路電視與指揮和合唱團溝通，除了間有起拍有點不一的情況外，雙方合作尚算良好，經多次排練，基本已取得默契。但到演出時，司琴在螢幕上竟完全看不見指揮和合唱團的影像，僅看見螢幕上兩點白光在上下左右遊動。據司琴事後說，她當時真有點不知所措，尚幸長期與嚶鳴合作，慣看指揮的動作，於是就憑那兩點游動的白光判斷指揮的拍子，終於順利完成演出。真為她抹一把汗！琴聲起拍延遲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經樓在聖堂門口上方，合唱團在主祭台前，又因聖堂大，兩者距離較遠，且堂內聲音迴響亦不少，因而引致這種情況；其二或許螢幕顯示的影像與實際操作的時間有些微時間誤差而導致。至於司琴在演出時僅能在螢幕上看到兩點移動的白光，是因為合唱團員在演出時全穿著黑色的服裝，只看見指揮揮動的雙手在螢幕上顯示的兩點白光。

音樂會結束時正是民俗巡遊開始之時。未幾，聖堂外遠遠傳來銅管樂和鼓聲，這先頭隊伍來至聖堂石級前臨時禁止交通的空地，便停止前進，在這裏作音樂和步操表演，真個樂鼓喧天，吸引了不少人沿途圍觀，場面好不熱鬧；就這樣，一隊一隊的不同民族隊伍穿著民族服裝先後在這裏載歌載舞，直至深夜。

終曲

八月十五日早上，我在酒店內，陸續遇到不少入住的旅客，他們都禮貌地向我打招呼，並以“maestro”稱呼我，相信這些旅客都是昨晚音樂會的座上客了。

是進早點的時候了。人到食堂，已有嚶鳴的團員據桌進早點，其中一桌的團員正與一男一女的外國人交談。這名團員一見到我，便招手示意我同座，並介紹我認識他們。我一見那位女的，便覺面熟，我應是在碧谷島或在渡海輪上見過她，因為她的右手很短小，僅與肩膊相連，所以印象深刻。這名團員告訴我，他離座往取食物後返回座位時，看見這位女性的德國遊客坐在桌子的另一面，於是問她自己是否佔用了她的餐桌。她即時以英語答說：“不好意思，我故意坐在這裡等你，因為我丈夫想與你談談”。她的丈夫來了，並與這名團員談起來，他表示在碧谷島碰巧遇上我們在聖堂綵排，有點好奇，因為很少聽到中國人的合唱團，可惜當晚因事不能前來聽音樂會。到了特西亞島後，知道我們於十四日晚上演出，便前來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問他們對我們的演出有什麼意見，她的丈夫說：“我們不大瞭解和喜愛二十世紀的音樂，因為我們多聽的是Bach, Mozart, Haydn的音樂，我覺得區神父的作品不好理解，但我很喜歡合唱的部分，尤其《謝主曲》”。他又讚賞我們，說我們的聲音很美；他又說，音樂會很好，但他不喜歡這裡的聽眾，他說，在德國，聽眾極少遲到早退。隨後，他們問了一些關於澳門的情況。似乎，他倆對澳門蠻有興趣的。

剛吃完早點，林敏柔小姐遞給我一份即日的當地報紙，但見中間一頁圖文並茂大篇幅報道有關“葡國交流演出之旅”的消息和對劉炎新神父訪問的內容。

聖母升天節向來是歐洲的大節日，交流團早已決定參加主教座堂早上11:00舉行的彌撒。在往聖堂的路上，多隊穿著色彩各異的民族服裝的隊伍亦是同路人，有團員熱情地邀請他們一起拍照，滿途歡樂，充滿節日氣氛。聖堂內擁擠非常，尚幸大會早已為各隊伍留了座，但都不敷應用，站著的人也很多。莊嚴的禮儀開始了，包括交流團團長劉炎新神父的共祭司鐸與各民族組別持著各式旗幟的代表魚貫而入，聖堂內有一隊伍即時歡唱本土聖歌，隨後各個環節都有指定的組別獻唱本土聖歌，其中大都有本土的樂器伴奏，且多以民俗唱法表達，聽起來很像民歌，也有無伴奏的和較嚴肅的。由於配合以唱歌的環節多，所以禮儀的時間頗長。最後，禮成了，國際民歌節也到了閉幕的時候，澳門交流團有序地排列在祭台前，小型樂隊亦已就位，莫扎特的名作Laudate Dominum的前奏在面帶微笑的指揮溫文地示意下溫暖地奏起，這一聲響便確定了這首歌的應有情緒，男高音配合著音樂的暖流，娓娓流暢地唱將起來；合唱在適當的時候溫情地進入了，甜美柔和的歌聲主宰著聖堂內的氣氛，歌聲按指揮的指示由輕淡徐徐進入相對高漲的情緒；此時，獨唱的歌聲復起，在合唱和樂隊天衣無縫的相伴下，歌聲逐漸進入高潮，又漸趨輕淡，輕輕的Amen結束了若有若無的歌聲時，擠滿信眾的聖堂耐心地慢慢融化輕淡的餘音，直到完全靜止，熱烈的掌聲才爆響。國際民歌節宣告閉幕的同時，我們此行的既定任務也完成了，出奇的完滿地完成了。因為僅在這場合中，澳門交流團才作了真正意義的交流，與十二個國家的民歌團作交流。



在國際民歌節閉幕禮演唱



國際民歌節中的一隊伍



在安卡亞的主教座堂前大合照

對這閉幕禮，隨行的陳炳輝先生後來向我憶述：“那天樂隊以及男高音和合唱團表現都很好，遠勝於前一天的綵排，綵排時樂隊的聲音太大了，破壞了整體聲音的平衡。正式表演時就截然不同了，樂隊奏得份外柔和，與男高音獨唱配合得絲絲入扣；合唱的輕輕進入，叫人感動，歌聲漸次熾熱而高亢，將整個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此時，我看見身傍兩名老者眼盈淚光，其中一名還摘下眼鏡揩抹呢。我認為交流團至此才真正與國際的團隊交流，為此行劃上完滿的句號。”

其實，對這閉幕禮的安排，我至今仍有兩個疑問：第一，無論綵排或正式表演，合唱部分祇由穿上橙色制服的澳門交流團擔當，與原定另十二個團隊每聲部派二人加入的構思不符。第二，這樣圓滿完成整個旅程，實在太巧合了，究竟在背後是誰作的巧妙安排？

伍星洪